

温皓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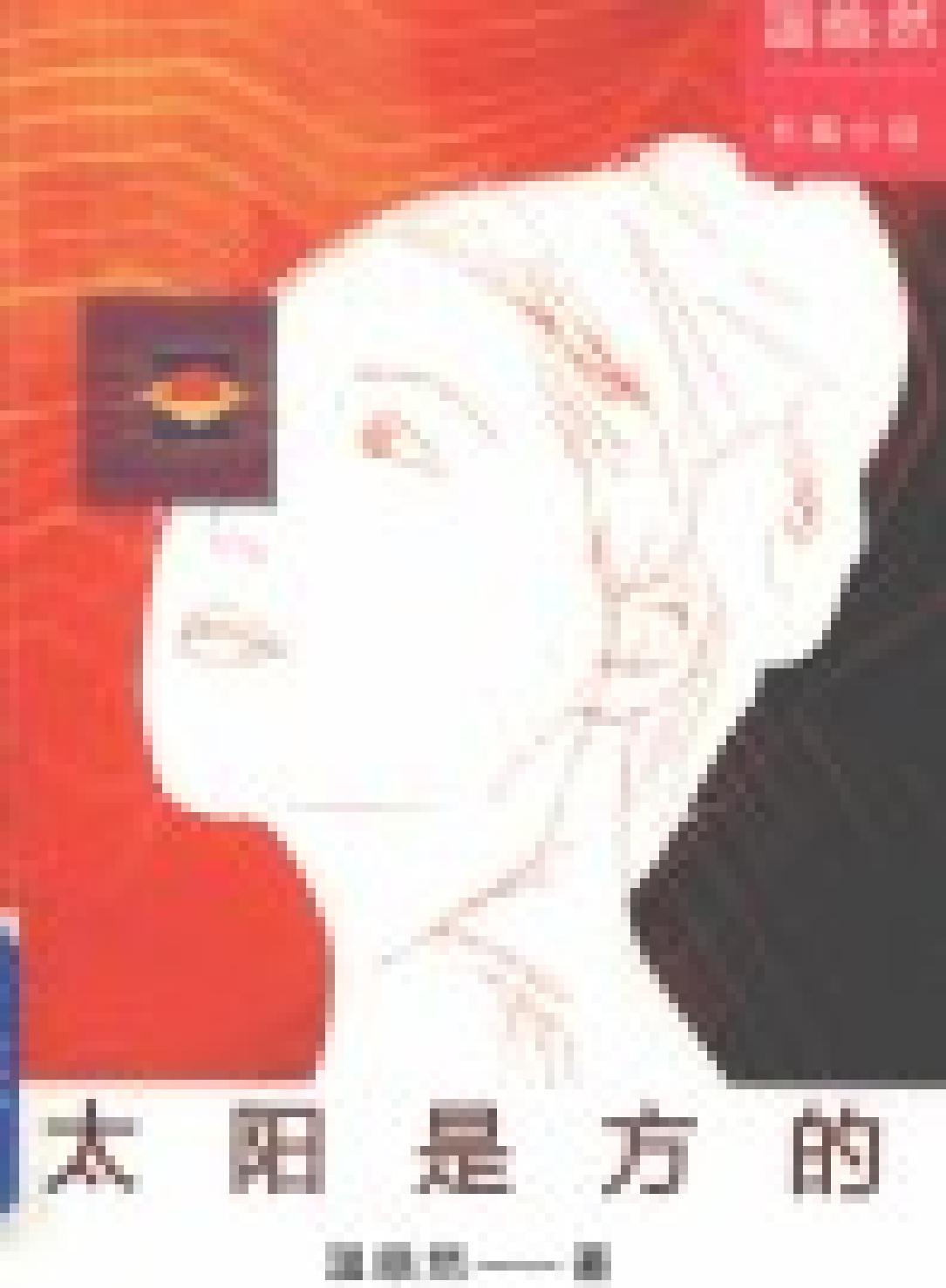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

# 太 阳 是 方 的

温皓然——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太 田 是 方 的

— 一 —

◎ 陈晓卿

太  
阳  
是  
方  
的

温皓然 |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太阳是方的 / 温皓然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1  
ISBN 978-7-5063-9894-7

I. ①太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025194号

## 太阳是方的

作 者：温皓然

责任编辑：王 烨

装帧设计：夏婉琳 李相龙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280千

印 张：21

版 次：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94-7

定 价：48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第一 章	灵异·梵净山	/ 001
第二 章	神曲·禅空	/ 020
第三 章	别调·琵琶叹	/ 037
第四 章	悉昙·失败的青春涉过悲伤	/ 045
第五 章	紫丁香·在天井里开花的时光	/ 058
第六 章	瀑布·从梦中苏醒	/ 068
第七 章	命运·一支看不见的笛子	/ 089
第八 章	风·没有白白地吹	/ 105
第九 章	枉凝眉·悲伤的月亮在空中	/ 126
第十 章	闲荡木兰舟·误入双鸳浦	/ 141
第十一章	梦想·镶嵌在地极的耳鬓	/ 151
第十二章	祸乱·黑暗从夜的翅膀上掉落	/ 170
第十三章	罪与罚·拖火的身体倒栽而下	/ 189
第十四章	幻·片时春梦归逝水	/ 198
第十五章	孽情·看不见的红日的光焰	/ 210

第十六章	有心惊晓梦·无计转春风	/ 220
第十七章	金针度人·生与死的距离	/ 231
第十八章	哭嫁·仙源绝唱	/ 242
第十九章	纠缦缦·温柔的秘密深藏心底	/ 254
第二十章	悲风·满钵擎来尽落花	/ 271
第二十一章	迷情·燃着火焰的鬼	/ 285
第二十二章	乌云·在林间织好了花边	/ 304
第二十三章	娑婆世界·火中裁莲	/ 316

# 第一章 灵异·梵净山

## 1

中国历来便有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之说，却不知从何时起，又多了句“梵净归来不谈山”的说法。位于贵州江口、印江、松桃苗族自治县交界处的梵净山，乃武陵山脉主峰，海拔二千四百九十二米，奇峰异秀，百态玲珑；崔巍不减五岳，灵异足播千秋；仰观有象，如登三十三天；俯瞰无涯，但数九十九溪；天桥荡荡，金顶巍巍。山内古木参天，各种珍贵稀有动植物多达千余种，有原始森林十五万亩，风景四季如画。其中，最为名闻遐迩的，便要数与乐峰上盛产的旃檀了。因此峰状如牛头，故又名牛头旃檀。是一种香飘百里并能安身除疾的神树，有赤、白、紫色诸种。与之相反的，便是生长在凤凰顶、白云寺等局部地段的那些极其古老的，在经历了冰川之后仍旧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冷杉了，多少年来，它们一直冰美人一般地沉睡在梵净山顶部的莽莽林海之中，少人知晓。

花溪渔村就娴静地傍依在这座势镇汪洋、威宁瑶海的与乐峰和两座小山丘之间，远远望去，这山，这村，以及两处小山丘，就像一把天然形成的太师椅一般。村中那条数百里花溪，长年奇花不谢，四季瑞兽半隐。

在日新月异、繁华璀璨的二十世纪末，世居在这里的人们，仍然生活在农耕的村落文明阶段。

小可爱秦婳的家，就安在这花溪的深处。她们一家三代人，都住在同一座繁荣美丽的院落里。全院由住宅和园林两部分组成，园林内种满珍贵树木，有首屈一指的鸽子树——珙桐，有和大熊猫同被列入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的濒危物种——金铁锁。其间，斑状散布着各种奇花瑞草——仙人掌、夜叉头、昆仑草、蓬莱花、千岁藜，万年藤、锁严子、红姑娘、石斛、苁蓉、龙女花、扇叶槭、旋花、舞草、瑞香、九节兰……四时各异其趣。

住宅的正屋中间设有中堂，里面供奉着神龛。这里是拜祭祖先和宴请宾客的地方，也正是将秦婳的爷爷奶奶姑姑们（小姑娘秦芙，半年前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）与其父母姐弟隔开的所在。东凉房外面的窗根下，立着一个捣糕用的石碓子和奶奶的一架旧纺车。南凉房旁搭着一个茅草窝棚，里面住着这整座院子里的忠诚卫士——“红红”，它是爷爷心爱的宝贝，有着一身棕红色的、华光沃沃的毛，两只蓝眼睛，终日虎视眈眈的。一见着有陌生人来，立刻便将脖子上那条碗口粗的铁链子挣得“当啷啷”乱颤起来。南凉房和西凉房的中间，是一排低矮的土粮仓，既能盛放不同季节收回来的粮食，又是小孩子们捉迷藏时的上等藏身之地。旁边分别搭有鸡圈和羊圈，那里面有秦婳和姐姐秦姮最喜欢的“红花花”“蓝花花”和刚刚落生不久的“小咩咩”。

每当姑姑们追赶上小姐俩漂亮的“红花花”或“蓝花花”，并霹雳般地拔下它们那美丽的翎羽，要去做毽子时，秦婳和姐姐总是心疼不已地在后面跳着脚直嚷：“够了够了！拔得太多了！”

这是临近春节的腊月末。

秦婳的一家人，已经开始忙碌着置办各种年货了。一大清早，爷爷便和爸爸忙着在院子里捣糕，推磨绿豆粉，请来至亲近邻帮忙杀猪宰羊，而妈妈这时候早把秦婳远远地送到了一户乡邻的家里去了。因为秦婳只要一听到动物挨宰时的号叫，就会哭得惊天动地。随即，妈妈一路小跑赶到镇上，给家中的老老少少添置了新衣、新帽、新鞋子，买了炮仗、香纸和要紧的年货，转而，还要赶回去给

大家做杀猪饭。

吃完了闹哄哄、香喷喷的杀猪饭之后，小秦婳才被接了回来。转天，大人们依旧是一通不遑启居的忙碌。打扫的打扫，汲水的汲水，糊窗的糊窗，扇炉的扇炉。穿梭往来，登高爬低……一个个忙得两鬓苍苍十指黑，各屋里才被粉刷、装饰得焕然一新起来了。大姑姑和她邀请来帮忙的几个女孩子们，仍旧埋头扎在一堆五彩的丝线里，赶绣各式美丽的西兰卡普。大姑姑的挑花、绣花的手艺，是远近闻名的。经由她挑绣而出的“嫦娥奔月”呀、“阆苑仙葩”呀、“呦呦鹿鸣”等等，统统都是巧夺天工，令人赞不绝口的。

小可爱秦婳东瞅瞅西望望的，真不知自己到底能为哪边帮上忙。她一会儿跑上前去，跟姐姐抢着给妈妈递窗花，才刚递了两三个，姐姐就一迭声埋怨她毛手毛脚，说不是弄坏了花边，就是碰坏了花角。她很是不服气地向她吐了一下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就跑出去问爸爸什么时候贴对联。爸爸说要等到二十九的下午。她掰着手指头，郑重其事地数了几下，一看还要好几天呢，就又跑过去问爷爷什么时候给她熬糖稀吃？爷爷笑呵呵地将她一把抱了起来，向着空中高高地抛了几个来回，说：“你这个小馋嘴儿，天天就想着吃！”说罢，在她红彤彤的小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，把她放了下来，便又开始忙碌起自己的事情来。这样，秦婳便又跑回去看姑姑们绣花，跑到鸡窝前清点数目，给它们撒下了两大缸子的饲料。又跑去羊圈看“小咩咩”是否一切安好，看过便又跑回家里，爬上炕去翻跟斗，逗小粉团儿似的胖弟弟笑。每次，弟弟一看到她翻跟斗，就会兴奋得手脚齐舞，“嘎嘎嘎”笑个不止，就好像她的好友罗瑞芳家里饲养的那个鸭子们的欢叫一般。

在翻最后一个跟斗时，不知是因为想着要去找罗瑞芳玩的缘故，还是怎的，她竟险些一头栽下地来。直定了好半天的神，才过去在弟弟红扑扑的小脸上亲了一下，跳下了地，跑出去找罗瑞芳玩去了。

不一时，大门外便响起了她和罗瑞芳欢快不已的拍手歌：

我打花花一月一，牛头小鬼立起鼻；  
 我打花花二月二，二郎庙上穿梁快；  
 我打花花三月三，三舅骑马跑南山；  
 我打花花四月四，四个铜钱四个字；  
 我打花花五月五，雄黄烧酒过端午；  
 我打花花六月六，六盘花菜六盘藕；  
 我打花花七月七，天上下雨地下湿；  
 我打花花八月八，糜子开花结疙瘩；  
 我打花花九月九，大肚媳妇扭一扭；  
 我打花花十月十，大肚媳妇包点什；  
 一次包了一百一，不够放牛娃一口吃……

晚上回来时，姐姐忍俊不禁地直问她：“秦婳，你怎么老是把‘六盘包子六盘肉’说成是‘六盘花菜六盘藕’呢？”

秦婳说：“因为吃花菜和藕比吃包子和肉有福气呀！”

## 2

春节，在孩子们的眼中是多么的繁荣而又令人激动。满眼都是红彤彤和喜气盈盈的。贴在家家户户院墙外、门楣上的红对联，大门外开得莹心晖目的朱砂梅，院里屋外红簇簇的灯笼，窗棂上那些花样迭出、参灵酌妙的红窗花，满墙上满眼随风飞舞的红辣椒，锦绣辉煌巧夺天工的红织锦，瑞气盈眸风神万种的红心结……一切都是那么铺天盖地、辉光灿烂的红！

三十晚上的团圆饭，是在全村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迎来的。香气扑鼻的四大碗（粉蒸肉、黄坨肉、酥肉、扣肉），油滋滋肥腻腻的炖羊排，蘸了芝麻面、豆面和焦糖汁的糯米糍粑，炸得金金黄黄

的年糕，一碟碟酥脆可口、色彩缤纷的馓子，一坛坛香醇醉人的米酒，一屉屉玲珑诱人的花溪素饺……无不令人眉花眼笑，红霞如醉。

爆竹声声中，锣鼓喧天。村子里自发组成的跳茶灯的队伍里，欢歌笑语直传上了天际：

锣又圆来鼓又圆，说起唱歌当过年。

去年唱得粮满仓，今年唱个大丰年！

这时候的秦婳，宛若年画上走下来的福禄童子。乌黑秀软的头发，被大姑姑精心设计成了两个童子髻。眉心处，粘着一个红莹莹的美人痣。这便愈发衬出她那鲜洁如雪的肤色，饱满莹润的额头来。她穿一身桃光粉艳的花呢裙，领口边缘是一色藕金妆缎折枝蝴蝶刺绣。就连胸际，也绾着一对云霞闪金藕丝蝴蝶结。项上挂着长命锁，腕上戴着响铃。一对胖嘟嘟的小脚，藏在一双秀雅可爱红绣靴里……现在，就是这样一个绚丽精华、红彤彤的小人儿，抱着自己满是小窝窝的胖手，带动一串叮叮当当的悦耳祥音，为众人连声送出祝福：“过年呀（啦），过年呀！我给大家拜年呀！祝福你们岁岁平安，人人都吉祥又快热（乐）！”

一语未落，满屋子的轰然大笑。

咳，也真是没办法，现在的秦婳，正处于咬舌的阶段，凡以“L”开头的字，她都发音不准。可巧这时，给“红红”和牛喂完年庚饭的爷爷走进门来，把她接“红喜星”一般，一把抱在了怀里，叫了声：“爷爷的小福星！”便吩咐全家人正式开饭。

一顿欢喜热闹了几个小时的年夜饭，不断增加着花絮。最令秦婳激动和兴奋的是，交子时分，由爷爷亲自带领全家人一起到神厅，在神龛前点燃香烛后，依序走出院子，此时，庭院中央早已堆好了一座小山一样的柴火。爷爷用准备好的春草将其引燃，爸爸将家里大半的烟花爆竹四下引爆，顿时，面前便滚起一座烈焰熊熊的

火焰山来。耳内，全部都是爆竹的轰鸣声了。放眼望去，左邻右舍的院子里，也都高高滚着这样的一座火焰山，此起彼伏的爆竹声、欢笑声，响彻了整个村庄。秦婳高高挥舞着手中的五彩风帽，笑声震天，一迭声喊着：

年年守岁到通宵，  
年年跳得鸿运高！

待那火势逐渐变得微弱下去之时，全家老少便开始由长至幼跳起了火盘。小孩子们就由大人抱着再跳一回。跳过火盘，依然由爷爷带领全家人从正门进入神厅，大家依序在神像前虔诚祝祷一番。再走出院子时，那堆燃烧的火焰已变得微光荧荧了，爷爷手持扁担，将那火堆往大门方向一打，那火星就四下散开了。

接着，便是比拼耐力的守岁时分了。

十二点刚过，罗瑞芳便和三儿一起来了。

秦婳便忙得了不得，一面给她们拿最好吃的东西，一面忙问她们，跳火盘前去祭拜过村口的那株紫薇神树了吗，一面又指着罗瑞芳胸前那只金线绣的小鹿直问：“是谁绣的？真好闻。就像果糖的味道。”一面又亲自走到炉子边，去为她们炼制果糖。秦婳新近从三儿那里学会了一种糖果的新吃法——把糖果剥出来，放在糖纸上在大铁炉盖子上烧炼成汁儿，用筷子搅着吃。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儿，一点不留神，糖纸也烤糊了，糖汁也渗到炉盖子上冒起了青烟，再一着急，手也被烫了，甚至于嘴角也会跟着被烫起一串子燎浆大泡来。现在，那三儿便不时以手抚摩着自己嘴边的几个燎浆大泡，满口笑嚷道：“今天我看你们两个的姐姐，偷了大人的大褂子，在紫薇树下扮演白娘子和小青，花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把脸都画成了妖精，上了台之后，一个说了句‘我、是、白……爱爱……蛇’，一个说了句‘我、是、青……嚶嚶……蛇’，然后一齐说了句‘我们的戏……噫噫……演完了’，就真的谢幕了呢！”说得秦婳和罗瑞

芳都笑了。

秦姐在旁听见了，不好说三儿什么，就向秦婳发话道：“就属你伶俐，你什么都好！你的绕口令说得多好呀！‘一爱三，三爱一，一爱三四五又七，奇特树上七样朵，苹朵、桃、葡萄、戏子、椅子、义子、姨！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吃人，或者是栗子的干妈和梨的外甥女呢！”

秦婳笑道：“咦，我又没说你们，你干什么说我？再说，你说的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我现在都不那样了！要不然你听听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苹果苹果，哼，怎么样？”

秦姐便也笑道：“那你再说个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给大家听听呀！”

大家便又都笑了起来。秦婳只顾着笑，手下一滑，那已然烧化了的汁糖眼看就要烫着了手，罗瑞芳急得直跳了起来，拿起一只筷子就上去搅。三儿眼见那焦黄的汁糖丝拔得老长，便忍不住伸脸去吃，谁知不小心又吃急了，嘴角又被烫起两个泡来。

罗瑞芳笑得直颤，说：“该，说人笑人不如人！看你以后还再随便笑话人不笑话了！”

### 3

初一的早晨，瑞彩腾霄。

秦婳心里惦记着许多尚未完成的美好事情，并没有睡得踏实。早早地就一骨碌爬了起来，笑着直问妈妈，罗瑞芳和三儿是什么时候回去的，自己昨晚明明一点也不困的，后来怎么就睡着了？一面又问：“今天还是穿舅舅给买的那套衣服吗？还是穿舀舀（姥姥）给寄来的那身？你给我买的那套裤子上用金线绣着小褥（鹿）的衣服什么时候穿？一会儿出去给人家拜年时，要不要系上姑姑给我织的那条红围脖？”等她问完了，妈妈已经将一身崭新的中式大红百蝶

花袄套在了她的身上。那衣服的领子、袖口处都镶有紫金色的花边，右面一侧，绣着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鸂鶒。由于一夜的小心翼翼，她的发髻并没有多少的损坏，只需蘸着清水稍稍归置一下，也就完好如初了。可毕竟妈妈是了解女儿的，她麻利地拆下了别在她发髻上的一切零碎，将那秀发轻轻打散，用梳子蘸着清水一遍遍地通了又通，直到那头发顺滑成了一匹锦缎，才低下头去问她：“今天戴花帽还是系蝴蝶结？”

秦婳忽闪着眼睛，很是认真地想了一回，一时竟也难于取舍。妈妈忍不住笑道：“系蝴蝶结吧，正好配你这身衣服。”说着，将她前面的头发分成了五绺，先用小鬟卡大致固定好位置，便先挑起中间的一绺来，将其漂亮地拧了几拧，牢牢地固定好，再依次挑起其余的几绺来，或是左拧或是右拧，也都一溜固定好之后，再将后面剩余的头发全部梳起，梳成一个光溜溜的马尾，将那马尾绕着辫根盘成一个圆润的大髻，再以七八个小鬟卡隐形将之环行固定好，最后，将一只秀色夺人的大红蝴蝶结，别在了那大髻上。这样，昨晚那个福禄童子就变成了一个中西合璧、精华秀丽的小妇人了。

秦婳约上了罗瑞芳。

四只粉手抬着一个用红布盖着的竹篮，满脸庄严激动地向着村口的那株紫薇神树走了去。篮子里装满了祭祀的供品，也装满了她们美妙的心愿。

秦婳是花溪村最惹人喜爱的“小明星”，大家都以“小福星”或是“小洋人”称呼她。一路行来，凡遇到她的人，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，这样喊她一两声，或由衷夸赞几句。不一时，迎面走来了一群坏小子，一面将点燃的炮仗四下里乱扔乱掷，一面扯着嗓门喧呼笑叫不止。一看见秦婳，便都扮着鬼脸一起上来把她围住，这个伸手掀她篮子上的红布，那个让她学“快板王”说个段子，也有让她背绕口令、讲笑话的，人多嘴杂，秦婳被纠缠不过，索性示意罗瑞芳将篮子放在了地上，将小手拍了拍，给他们讲起了笑话：

几只熊，和一只五色鹿交上了朋友。临别之际，双方都拍着胸脯表示，为了证明对方在自己心里的位置，就以各自赠送对方的房子为证。分手之后，几头熊顾不得回家，到处忙着四处打听，挑选风水宝地，最后用重金为五色鹿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宅子。它们就兴冲冲地一起去找来了五色鹿，请它参观新居。五色鹿一见，不禁伸着大拇指对几头熊夸赞不已。众熊非常得意，就问五色鹿，什么时候能带它们也去看一下新居？五色鹿只好敷衍说三天。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把和它们交朋友的事放在心上，又哪里会把那个所谓的约定当回事呢？可现在，一见几头熊竟是这么当真，自己也不好让它们太过失望。于是分手之后，五色鹿就赶忙找了一处地方，把些被丢弃的破石头烂木头胡乱搭了一顿，很快，也建起了一座宅子。三天后，几只熊如约前来参观了。可是当它们一看，当下就都傻了眼。就忍不住一起埋怨起来：“鹿兄弟你这都哪是哪啊？我们给你建的宅子，地段又好又朝阳，又有卧室又有厅的，和我们的比起来，你这也算是房子？抛开其他的先不说，你总不能连个厅都不给我们造吧？”五色鹿听了，很不高兴地对那几头熊说：“看你们那个熊样吧，你们还厅（听）呢！”

众顽童轰然大笑起来。有几个听出了弦外之音的，不免又与之怄逗了一会儿，也就都嬉笑着散去了。

秦婳和罗瑞芳相视一笑，抬起篮子继续前行。

很快，二人便来在了紫薇树下。

这株巨大的神树高约三十米，树干周长近六米，冠幅东西约二十三米，南北约十八米五。此际，正拱起一树粉红色的花骨朵来。枝干上挂满了来自各村寨朝拜者们系绾着的红绸带。据考证，

它已有上千年的树龄。一年开花三次，或雪白或粉红。结子实，但落地不生，嫁接不萌芽，截枝扦插也不能活。它究竟是怎样繁殖的，多少年来，在人们的心中一直是个猜不透的谜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假若以刀砍树身，开始刀伤处呈现白色迹印，少时就会变为红色，之后便又自行愈合。它的叶子，可以煎水当药，当地百姓皆视为天降神树。一旦遇到瘟疫病灾，就纷纷来此烧香祭祀，求树神赐叶治病或乞佑一方平安。平常无事，绝无人擅动一枝一叶。也有老人们说，听祖辈相传，这里正是传说中的“金线吊葫芦”之地。

据说，这里在若干年前，原本叫牛头村，只有夫妻二人居住。那男主人原是上古时周天子的姬姓后裔。先祖姬奭，当年与周公旦同负贤名，后人被封于谯地，后来便归隐于此。只说那夫妻二人闲来无事，或于虚窗静室把樽濯罍之际，看石藓堆蓝，光摇烟霞，衬着三点五点梅花，转轸拨弦；或于秋风思浩彩云神飞之日，看鸳鸯戏水、绶带飞逃、云豹潜踪、石蚌遁迹，感天地兴衰荣悴之变。可谓览尽天性野逸之趣，动静游息之态。

一日，一个正午时分，和那与乐峰隔岸相望的莫名崖的东西两端，不约而同地来了两位追赶龙脉的阴阳先生。二阴阳各自打坐运神之际，面前同时出现祥异。睁眼看时，却是对面的两座小山丘忽然变得红光迸射、华彩腾霄起来。二阴阳喜不自胜，忙起身一路追赶那团红光而去。无奈道路崎岖，既阻且迂，及至牛头村方才赶上。那时天色已如墨染。先赶上的阴阳，大笑着从怀中摸出一枚方孔铜钱来，顺势抛下道：“莫道世间无宝地，一钱打在真龙头！”这才感觉神乏力竭，一转身，见前面不远处有户人家，便忙忙地过去抄化造访去了。

开门迎接的，正是那对神仙眷侣。只是，如今二人皆已是年逾半百之人了。阴阳告扰之后，分宾主坐下。才刚坐定，外面竟又响起了敲门之声：“过路之人，腹中饥渴，特来贵处叨扰，望乞方便！”

那贤夫人闻声，忙起身相迎，忽觉腹中孩儿一阵蹈舞，便连忙

招呼丈夫前去开门。那男主人打开房门，一见又是一位秀骨清相的方外之人，大为喜出望外。忙招呼进来一并入座。夫妻二人久居此仙地，数年来并无人造访。今见天降奇缘，便拿出家中最为丰盛的食品加以款待。那夫人还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同丈夫商量之后，烹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。二阴阳先生吃得芳馨透脑，又与男主人投契，便天上地下，无所不谈起来。直至东方渐白，男主人方从他二人的言语中参悟，他们竟同是为了追赶龙脉来至此地。只听一个犹向另一个打听：“尊兄可曾在那龙脉处留下了记号？”

那一个说：“只因赶得匆忙，身上并无他物，就随手丢下了一根绣花针。”又说了三言五语，二阴阳便相邀着直奔昨日的龙脉宝地而去了。待到那里一看，却见一根绣花针不偏不倚，恰好投在了那枚铜钱的方孔正中央。二人好一阵的唏嘘感叹之后，便为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并赶上了那龙脉而争执起来。甲说肯定是自己先投币于此，绣花针才能穿孔而入的！乙说：“如果那绣花针是倒了的，又是落在铜币之上的，小弟便无话可说，而如今却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，又岂能否认是小弟先投针于此，而后才是兄台投方孔钱币穿针而过的呢？”

甲又说：“只从你我二人谁先进得那户人家的门，便不难判断谁先谁后。”

乙又争辩：“想必尊兄投下钱币之后，再无别事，就直接向那户人家叨扰去了，难道，就不许小弟又因为别有奇遇，而致耽搁吗？”

就这样，你说天地玄黄，我说蚕丛鱼凫，直争得舌底澜翻、斗转星移。也不知这样对峙了多少天，忽一日，闻得牛头村那户人家的男主人仙逝的消息，二人才算作罢了。过后各自细一寻思，觉得也是天缘巧合，便将此风水宝地让出来给那贤主人做了墓地。说来也怪，自那男主人下葬之后，每天都有无数的奇禽瑞兽，于各处衔来仙种异卉或是成颗的土粒置于坟上，没多久，那座新坟已宛若一座山丘一般了，满眼都是宝树夹道、兰绕鸾舞的景象。而那家女主人也在此后不久，竟然连产双子。